群書治要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八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吳志下

陸遜字伯言、吳郡人也、爲鎮西將軍、劉備大率衆來、權命遜爲大都督拒之、備衆奔潰、拜上大將軍右都護、遜雖身在外、乃心於國、上疏陳時事曰、臣以爲科法嚴峻、下犯者多、頃年以來、將吏罹罪、雖不愼可責、然天下未一、當圖進取、小宜恩貸、以安下情、且世務日興、良能爲先、自不

姦穢入身難忍之過乞復顯用展其力効此乃聖王忘過記功以成王業也昔漢高舍陳平之諐用其奇略終建勳祚功垂千載夫峻法嚴刑非帝王之隆業有罰無恕非懷遠之宏規也赤烏七年爲丞相先是二宮並闕中外職司多遣子弟給侍全琮報遜遜以爲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爲取禍且聞二宮勢敵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琮子寄果阿附魯王輕爲交搆遜書與琮曰卿不

師曰禪、而宿留阿寄、終爲足下門戶致禍矣、琮既不納、更以致隙、及太子有不安之議、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盤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書三四上、及求詣都、欲口論嫡庶之分、以匡得失、既不聽許、而遜外甥顧譚顧承姚信、並以親附太子、枉見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數與遜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致卒也、子抗字幼節、遷立節中郎將、權謂曰、吾前聽用

篤無大將軍二字補之

讒言、與汝父大義不篤、以此負汝、前後所問、一焚滅之、莫令人見也、係皓即位、加鎮軍大將軍、督信陵等軍事、抗聞都下政令多闕、時何定弄權、閹官與政、抗上疏曰、臣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靖譖庸回、唐書攸戒、是雅人所以怨刺、仲尼所爲歎息也、春秋已來、爰及秦漢、傾覆之釁、未有不由斯者也、小人所見既淺、雖使竭情盡節、猶不足任、況其姦心素篤、而憎愛移易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今委以聰明之任、假以專制之

威而冀孺懇之聲作肅清之化立不可得也方今見吏殊才雖少然或冠冕之胄少漸道教或清苦自立資能足用自可隨才授職抑黜羣小然後俗化可清庶政無穢聞薛瑩徵下獄抗上疏曰夫俊乂者國家之良寶社稷之貴資庶政所以倫敘四門所以穆清也故大司農樓元散騎中常侍王蕃少府李勗皆當世秀穎一時顯器既蒙初寵從容列位而並旋受誅殛或圮族替祀或投弃荒裔盖周禮有赦賢之辟春秋有

宥善之義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而蕃等罪名未定大辟以加心經忠義身被極刑豈不痛哉且已死之刑固無所識至乃焚爍流漂弃之水濱懼非先王之正典或甫侯之所戒也是以百姓哀聳士民同慼蕃勗永已悔亦靡及誠望陛下赦召元出而頃聞薛瑩卒見逮錄瑩父綜納言先帝傅弼文皇及瑩承基內厲名行今之所坐罪在可宥臣懼有司未詳其事如復誅戮益失民望乞垂天恩原赦瑩罪哀矜庶獄清

澄刑綱、則天下幸甚、

孫登字子高、權長子也、權爲吳王、立登爲太子、選置師傅、銓簡秀士、以爲賓友、登或射獵、遠避良田、不踐苗稼、至所頓息、又擇空閑之地、其不欲煩民如此、嘗乘馬出、有彈丸過、左右求之、有一人操彈佩丸、咸以爲是、辭對不服、從者欲捶之、登不聽、使求過丸、比之、非類、乃見釋、又失盛水金馬盂、覺得其主、左右所爲、不忍致罰、呼責數之、長遣歸家、勅親近勿言、

孫和字子孝立爲太子常言當世士人宜講脩術學校習射御以周世務而但交遊博奕以妨事業非進取之謂後羣寮侍宴言及博奕以爲妨事費日而無益於用勞精損思而終無所成非所以進德脩業積累功緒也且志士愛日惜力君子慕其大者凡所患者在於人情所不能絕誠能絕無益之欲以奉德義之塗棄不急之務以脩功業之基其於名行豈不善哉夫人情猶不能無嬉娛嬉娛之好亦在於飲宴琴書射

御之間、何必博奕以爲歡、乃命侍坐者八人、各著論以矯之、於是中庶子韋曜退而論奏、和以示賓客、時蔡穎好奕、直事在署者頗效焉、故以此諷之、是後王夫人與全公主有隙、權嘗寢疾、和祠祭於廟、和妃叔父張休居近廟、邀和過所居、全公主使人覘視、因言太子不在廟中、專就妃家計議、又言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色、權由是發怒、夫人憂死、和寵稍損、懼於廢黜、魯王霸覬覦滋甚、陸遜吾粲顧譚等、數陳適庶之義、理不

可奪、全寄楊竺等爲霸支黨譖愬日興、粲遂下獄誅、譚徙交州、權沉吟者歷年、殷基通語曰、初權既立和爲太子、而封霸爲魯王、初拜猶同宮室、禮秩未分、群公之議、以爲太子國王、禮秩宜異、於是分宮別僚、而隙端開矣、自侍御賓客造爲二端、仇黨疑貳、中外官僚將相大臣、擧國中分、權患之、於是有改嗣之規矣、後遂幽閉和、於是驃騎將軍朱據、尚書僕射屈晃率諸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權甚惡之、無難督陳正、五營督陳象上書稱引晉獻公殺申生立奚齊、晉國擾亂、又據晃固諫不止、權大怒、族誅正象、牽晃入殿杖一百、吳歷曰、晃

入口諫曰、太子仁明、顯聞四海、今三方鼎跱、實不宜搖動太子、以生衆心、願陛下少垂聖慮、老臣雖死、猶生之年、叩頭流血、辭氣不撓、權晃言斥還田里、竟徙和於故鄣、羣司坐諫誅放者十數、衆咸冤之、吳書曰、權寢疾、意頗感寤、欲徵和還立之、全公主及孫峻孫宏等固爭之、乃止、封和爲南陽王、遣之長沙、諸葛恪被誅、孫峻遣使者賜死、擧邦傷焉、

孫霸字子威、和弟也、和爲太子、霸爲魯王、寵愛崇特、與和無殊、頃之、和霸不穆之聲、聞於權耳、權禁斷往來、時全寄吳安孫奇楊竺等、陰共附霸、圖危太子、譖毀既行、太子以敗、霸亦賜死、流

笠屍于江、又誅寄安奇等、咸以黨霸構和故也、

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權稱尊號、拜爲少府、江表傳曰、權數射雉、濬諫權、權曰、相與別後、時時暫出耳、不復如往日之時、濬曰、天下未定、萬機務多、射雉非急、弦絕括破、皆能爲害、乞特爲臣故息置之、濬出見雉翳故在、乃手自撤壞之、權由是不復射雉、遷太常、時校事呂壹操弄威柄、奏按丞相顧雍左將軍朱據等、皆見禁止、濬求朝、欲盡辭極諫、至聞太子登已數言之而不見從、濬乃大請百寮、欲因會手刃殺壹、以一身當之、爲國除患、壹密聞知、稱疾不行、濬每進見、無不陳壹

之姦險也由此壹寵漸衰後遂誅戮權引咎責躬也

陸凱字敬風吳郡人也孫晧立爲左丞相時徙都武昌楊土百姓泝流供給以爲患苦又政事多謬黎元窮匱凱上疏曰臣聞有道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者其樂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夫民者國之根也誠宜重其食愛其命民安則君安民樂則君樂自頃年以來君威傷於桀紂君明闇於姦雄君惠閉於羣孽

無災而民命盡、無爲而國財空、辜無罪、賞無功、使君有謬誤之愆、天爲作妖、而諸公卿媚上以求愛、困民以求僥、導君於不義、敗政於淫俗、臣竊爲痛心、今隣國交好、四邊無事、當務息役養士、實其府庫、以待天時、而更傾動天心、搔擾萬姓、使民不安、大小呼嗟、此實非保國養民之術也、昔秦所以亡天下者、但坐賞輕而罰重、刑政錯亂、民力盡於奢侈、目眩於美色、志濁於財寶、邪臣在位、賢哲隱藏、百姓業業、天下苦之、是以

遂有覆巢破卵之憂、漢所以彊者、務行誠信、聽諫納賢、惠及負薪、躬請岩穴、廣採博察、以成其謀、此往事之明證也、近者漢衰、三家鼎立、曹失綱紀、晉有其政、又益州危險、兵多精鋭、閉門固守、可保萬世、而劉氏與奪乖錯、賞罰失所、君恣意於奢侈、民力竭於不急、是以爲晉所伐、君臣見虜、此目前之明驗也、臣闇於大理、文不及義、智慧淺劣、無復冀望、竊爲陛下惜天下耳、臣謹奏耳目所聞見、百姓所爲煩苛、刑政所爲錯亂、

願陛下息大功、損百役、務寬蕩、忽苛政、又武昌土地、實危險而塉确、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且童謠言、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臣聞童謠之言、生於天心、乃以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臣聞國無三年之儲、謂之非國、而今無一年之畜、此臣下之責也、而諸公卿位處人上、祿延子孫、曾無致命之節、匡救之術、苟進小利於君、以求容媚、荼毒百姓、不爲君計也、自從孫弘造義兵以來、耕種

既空廢所在無復輸入而分一家父子異役廪食日張畜積日耗民力困窮鬻賣兒子調賦相仍日以疲極加有監官務行威勢所在擾擾更爲煩苛民苦二端財力再耗此爲無益而有損也願陛下一息此輩以鎮撫百姓之心此猶魚鼈得免毒螫之淵鳥獸得離羅網之綱四方之民繈負而至矣如此民可得保先王之國存焉臣聞明王聖主取士以賢非求顔色而取好服捷口容悅者也臣伏見當今內寵之臣位非其

舊脫人任非其四字補之

人、任非其量、不能輔國匡時、羣黨相扶、害忠隱賢、願陛下簡文武之臣、各盡其忠、拾遺萬一、則康哉之歌作、刑錯之理清、願陛下留神思臣愚言、時殿上列將何定、佞巧便僻、貴幸任事、凱面責定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得以壽終者、何以專為姦邪、穢塵天聽、宜自改厲、不然、方見卿有不測之禍矣、定大恨凱、思中傷之、凱終不以為意、乃心公家、義形於色、疾病、晧遣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何定不可任用、

宜授外任、不宜幹與事、姚信樓元賀邵張悌郭逴薛瑩、或淸白忠勤、或姿才卓茂、皆社稷之楨幹、國家之良輔、願陛下重留神思、訪以時務、賠遣親近趙欽、口詔報凱曰、孤動遵先帝、有何不平、君所諫非也、又建業宮不利、故避之、而宮室衰耗、何以不可徙乎、凱上疏曰、臣竊見陛下執政事以來、陰陽不調、五星失晷、職司不忠、姦黨相扶、是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也、夫王者之興、受之於天、脩之由德、豈在宮乎、而陛下不諮之

公輔、便感意驅馳、六軍流離、就令陛下身得安、百姓愁勞、何以用治、此不遵先帝一也、臣聞有國以賢爲本、夏殺龍逄、殷獲伊摯、斯前世之明効、今日之師表也、中常侍王蕃、黃中通理、處朝忠謇、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龍逄也、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對、梟之殿堂、屍骸暴棄、邦內傷心、有識悲悼、咸以吳國夫差復存、先帝親賢、陛下反之、是不遵先帝二也、臣聞宰相國之柱也、不可不強、是故漢有蕭曹之佐、先帝有顧步之

相、而萬或瑣才凡庸之質、昔從家隸超步紫闥、於或已豐於器已溢、而陛下愛其細介、不訪大趣、榮以尊輔、越尚舊臣賢良憤惋、智士赫咤、是不遵先帝三也、先帝愛民過於嬰孩、民無妻者、以妾妻之、見單衣者、以帛給之、枯骨不收、而取埋之、而陛下反之、是不遵先帝四也、昔桀紂滅由妖婦、幽厲亂在嬖妾、先帝覽之、以爲身戒、故左右不置淫邪之色、後房無曠積之女、今中宮萬數、不備嬪嬙、外多鰥夫、女吟於中、是不遵先

帝五也、先帝憂勞萬機、猶懼有失、陛下臨祚以來、遊戲後宮、眩惑婦女、乃令庶事多曠、下吏容姦欺、是不遵先帝六也、先帝篤尚朴素、服不純麗、宮無高臺、物無雕飾、而陛下徵調州郡、竭民財力、士被元黃、宮有朱紫、是不遵先帝七也、先帝外杖顧陸朱張、內近胡綜薛瑩、是以庶績雍熙、邦內清肅、今者外非其任、內非其人、陳聲曹輔斗筲小吏、先帝之所棄、而陛下幸之、是不遵先帝八也、先帝每宴見羣臣、抑損醇醲、臣下終

日無失慢之尤而陛下拘以視瞻之敬懼以不
盡之酒無異商辛長夜之飲是不遵先帝九也
昔漢之桓靈親近宦豎大失民心今高通羊度
黃門小人而陛下賞以重爵權以戰兵若江渚
有難則度等之武不能禦侮明矣是不遵先帝
十也今宮女曠積而黃門復走州郡條牒民女
有錢則捨無錢則取怨呼道路母子死訣是不
遵先帝十一也先帝在時亦養諸王太子若取
乳母其夫復役賜與錢財時遣歸來視其弱息

舊無空戶至民爲十八字補之

今則不然、夫婦生離、夫故作役、兒從後死、家爲空戶、是不遵先帝十二也、先帝歎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衣其次也、三者孤存之於心、今則不然、農桑並廢、是不遵先帝十三也、先帝簡士、不拘貴賤、任之鄉閭、効之於事、舉者不虛受者不安、今則不然、浮華者登、朋黨者進、是不遵先帝十四也、先帝戰士、不給他役、江渚有事、責其死効、今之戰士、供給衆役、廩賜不贍、是不遵先帝十五也、夫賞以勸功、罰以禁邪、賞罰不中、

則士民散失、今江邊將士、死不見哀勞、不見賞、是不遵先帝十六也、今在所監司、已爲煩猥、兼有內使擾亂其中、一民十吏、何以堪命、是不遵先帝十七也、夫校事、吏民之仇、先帝末年、雖有呂壹錢欽等、皆誅夷以謝百姓、今復張立校曹、縱吏言事、是不遵先帝十八也、先帝時、居官者咸久於其位、然後考績黜陟、今州郡職司、或莅政無幾、便徵召遷轉、紛紜道路、傷財害民、於是爲甚、是不遵先帝十九也、先帝每察竟解之奏、

常留心推接。是以獄無冤囚。死者吞聲。今則違之。是不遵先帝二十也。若臣言可錄。藏之盟府。如其虛妄。治臣之罪。願陛下留意。江表傳曰。皓所行彌暴。凱知其將亡。上表曰。臣聞惡不可積。過不可長。是以古人懼不聞非。立敢諫之鼓。武公九十。思聞警誡。臣察陛下。無思警誡之義。而有積惡之漸。臣深憂之。故略陳其要。陛下宜克己復禮。述履前德。不可捐弃臣言。而放奢意。意日奢。情日至。吏日欺。民日離。則上不信下。下當疑上。骨肉相刻。公子將奔。臣雖愚闇於天命。以心審之。敗不過二十稔也。臣常忿亡國之人。夏桀殷紂。亦不可使後人復忿陛下也。臣受國恩。奉朝三世。復以餘年。值遇陛下。不能循俗。與衆沈浮。若比干伍員。以忠見戮。以正見疑。自謂畢足。無所餘恨。灰身泉壤。無負先帝。願陛下九思。社稷存焉。初

其作有

晧始起宮、凱上表諫、不聽、凱重表曰、臣聞宮功當起、夙夜反側、是以頻頻上事、往往留中、不見省報、於邑歎息、昨食時被詔曰、君所陳誠是大趣、然未合鄙意、如何、此宮殿不利、宜當避之、乃可以妨勞役、長坐不利宮乎、父之不安、子亦何倚、臣伏讀一周、不覺氣結於胸、而涕泣雨集、臣年已六十九、榮祿已重、於臣過望、復何所冀、所以勤勤數進苦言者、臣伏念大皇帝創基立業、勞苦勤勤、至今強敵當塗、西州傾覆、孤罷之民、宜當畜養、廣力肆業、以備其虞、且始徙都、屬有軍征、戰士流離、州郡搔擾、而大功復起、徵召四方、斯非保國致治之漸也、臣聞為人主者、攘災以德、除咎以義、今宮室之不利、但當克己復禮、篤祖宗之至道、愍黎庶之困苦、何憂宮之不安、災之不銷乎、陛下不務脩德、而築宮、若德之不脩、行之不貴、雖殷辛之瑤臺、秦始之阿房、何止而不喪身覆國、宗廟作墟乎、夫興土功、高臺榭、既致水旱、民又多疾、其不疑也、為父長安、使子無

倚、此乃子離於父、臣離於陛下之象也、臣子壹離、雖念骨肉、茅茨不翦、復何益焉、太皇帝之時、冠鈔偪戚、南州無事、尚猶沖讓、未肯築宮、況陛下危惻之世、乏太皇帝之德、可不思哉、可不慮哉、願陛下留意、臣不虛言也、

樓元字承先、沛郡人也、孫晧卽位、爲太司農主殿中事、應對切直、漸見責怒、後人誣白元與賀邵相逢、駐共耳語大笑、謗訕政事、遂被詔詰責、送付廣州、徙交阯、別勅令殺之、

賀邵字興伯、會稽人也、孫晧時、遷中書令、晧兇暴驕矜、政事日弊、邵上疏諫曰、古之聖王所以

嬪近作親洽

潛處重闈之內、而知萬里之情、垂拱衽席之上、而明照八極之際者、任賢之功也、陛下宜旌賢表善、以康庶政、自頃年已來、朝列紛錯、眞僞相貿、上下空任、文武曠位、外無山嶽之鎭、無拾遺之臣、佞諛之徒、撫翼天飛、干弄朝威、盜竊榮利、而忠良排墜、信臣被害、是以正士摧方、而庸臣苟媚、遂使淸流變濁、忠臣結舌、陛下處九天之上、隱百重之室、言出風靡、令行景從、嬪近寵媚之臣、日聞順意之辭、將謂此輩實賢、而天下

已平也、臣心所不安、敢不以聞、臣聞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至、是以古之人君、揖讓以進賢、虛己以求過、譬天位於乘奔、以虎尾爲警戒、至於陛下、嚴刑法以禁直辭、黜善士以逆諫臣、眩耀毀譽之實、沈淪近習之言、故常侍王蕃、忠恪在公、才任輔弼、以醒酒之間、加之大戮、近鴻臚葛奚、先帝舊臣、偶有逆迕、昏醉之言耳、三爵之後、禮所不諱、陛下猥發雷霆、

謂之輕慢飲之醇酒中毒殞命自是之後海內悖心朝臣失圖仕者以退爲幸居者以出爲福誠非所以保光洪緒熙隆道化也又何定本趨走小人僕隸之下身無錙銖之行能無鷹犬之用而陛下愛其佞媚假其威柄使定恃寵放恣自擅威福口正國議手弄天機上虧日月之明下塞君子之路臣竊觀天變自比年已來陰陽錯謬四時逆節日蝕地震中夏殞霜參之典籍皆陰氣陵陽小人弄勢之所致也臣嘗覽書傳

傳作赤子

驗諸行事、災祥之應、可爲寒慄、昔高宗脩己以消鼎雉之異、宋景崇德、以退熒惑之變、願陛下上懼皇天譴告之誚、下追二君攘災之道、遠覽前代任賢之功、近寤今日謬授之失、清澄朝位、旌敘俊乂、放退佞邪、抑奪奸勢、廣延淹滯、容受直辭、祗承乾指、敬奉先業、則大化光敷、天人望塞矣、傳曰、國之興也、視民如傷、其亡也、以民爲草芥、陛下昔韜神光、潛德東夏、以聖哲茂姿、龍飛應天、四海延頸、八方拭目、以成康之化、必隆

文興作
登位
霆作艻

於旦夕也、自文興已來、法禁轉苛、賦調益繁、在所長吏、迫畏罪負、嚴法峻刑、趨民求辦、是以人力不堪、家戶離散、呼嗟之聲、感傷和氣、又江邊戍兵、宜時優育以待有事、而徵發賦調、烟至雲集、衣不全短褐、食不贍朝夕、出當鋒鏑之難、入抱無聊之感、是以父子相棄、叛者成行、願陛下寬賦除煩、省諸不急、夫民者國之本也、食者民之命也、今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畜、而後宮坐食萬有餘人、內有離曠之怨、外有損耗之

甚策不爲謂之不值之歎什也

費使庫廩空於無用士民飢於糟糠又北敵注
目伺國盛衰陛下不恃己之威德而怙敵之不
來忽四海之困窮而輕虜之不爲難誠非長策
廟勝之要也昔大皇帝創基南夏割據江山雖
承天贊實由人力餘慶遺祚至於陛下陛下宜
勉崇德器以光前烈何可忽顯祖之功勤輕難
得之大業哉臣聞否泰無常吉凶由人長江之
限不可久恃苟我不守一葦可航也昔秦建皇
帝之號據殽函之阻德化不脩法政苛酷毒流

生民忠臣杜口是以一夫大呼社稷傾覆近劉氏據三關之嶮守重山之固可謂金城石室萬世之業任授失賢一朝喪沒君臣繫頸共爲羈僕此當世之明鑒目前之炯戒也願陛下遠考前事近鑒世變豐基強本割情從道則成康之治興而聖祖之祚隆矣書奏晧深恨之邵奉公貞正親近所憚乃共譖邵與樓元謗毀國事俱被詰責元見送南州邵原復職後邵中惡風口不能言去職數月晧疑其託疾掠考千所卒無

一言竟殺之家屬徙臨海并下詔誅元子孫
韋曜字宏嗣吳郡人也遷太子中庶子時蔡穎
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爲無益命曜論
之其辭曰蓋聞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
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
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建也故勉
精厲操不遑寧息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
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隆王道垂名億載況在
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積

累殊異之迹，勞身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惰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囹圄，終有崇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遊惰哉。而今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弈，廢事弃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心勞體倦，人事曠而不脩，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或至賭及衣物，徙棊易行，廉恥之意弛，而

忿戾之色發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戰陳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爲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旰食而何博奕之

足眈乎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百行兼苞文武並騖博選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勳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碁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袞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

貨下有是字

兼棊局而貿博奕矣設令世士移博奕之力而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孫晧即位為侍中常領左國史時在所承指數言瑞應晧以問曜曜答曰此人家筐篋中物耳又晧欲為父和作紀曜執以和不登帝位宜名為傳如是者非一漸見責怒曜益憂懼自陳衰老求去晧終不聽晧每饗宴無不竟

二作三

茶茗作茶荈

日、坐席無能否、率以七升爲限、雖不悉入口、皆
澆灌取盡、曜素飲酒不過二升、初見禮時、常爲
裁減、或密賜茶茗以當酒、至於寵衰、更見逼強、
輙以爲罪、又於酒後、使侍臣難折公卿、以嘲弄
侵刻、發摘私短、以爲歡、時有愆過、或誤犯晧諱、
輙見收縛、至於誅戮、曜以爲外相毀傷、內長尤
恨、使不濟濟、非佳事也、故但示難問經義言論
而已、晧以爲不承用詔命、意不忠盡、遂積前後
嫌忿、收曜付獄、華覈連上疏救曜、晧不許、遂誅

曜也、

華覈字永先、吳郡人也、為中書丞、孫晧更營新宮、制度宏廣、飾以珠玉、所費甚多、時盛夏興功、農守並廢、覈上疏諫曰、臣聞漢文之世、九州晏然、當此之時、皆以為泰山之安、無窮之基也、至於賈誼、獨以為可痛哭及流涕者三、長大息者六、乃曰、方今之勢、何異抱火措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竊以曩時之事、揆今之勢、誼云、復數年間、諸王方剛、欲以此為治、雖堯舜不能安、而今

大敵據九州之地有大半之衆習攻戰之餘術乘戎馬之舊勢非徒漢之諸王淮南濟北而已誼之所欲痛哭比今爲緩抱火臥薪之喻於今爲急誠宜住建立之役先備豫之計勉墾植之業爲飢乏之救若捨此急盡力功作卒有風塵不虞之變當委版築之役應烽燧之急驅怨苦之衆赴白刃之難此乃大敵所因爲資也如但固守曠日持久則軍糧必乏不待接刃而戰士已困矣王者以九域爲宅天下爲家不與編戶

之民轉徙同也、今之宮室、先帝所營、卜土立基、非爲不祥、又楊市土地、與宮連接、若大功畢竟、輿駕遷住、門行之神、皆當轉移、猶恐長久未必勝舊、屢遷不可、留則有嫌、此乃愚臣所以夙夜爲憂灼也、臣省月令、季夏之月、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會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舉大事必有大凶、六月戊巳、土行正王、既不可犯、加又農月時不可失、昔魯隱夏城中壬、春秋書之、垂爲後戒、今築宮爲長世之洪基、而犯天地之大禁、襲

春秋之所書、廢敬授之上務、臣以愚管、竊所不安、又恐所召離民、或有不至、討之則廢役興事、不討則日月滋蔓、若悉並到、大衆聚會、希無疾病、且人心安則思善、苦則怨叛、今當角力中原、以定強弱、正於際會、彼衆我損、此乃雄夫智士所以深憂也、臣聞先王治國、無三年之儲、曰國非其國、安寧之世、戒備如此、況敵強大而忽農忘畜、若上下空乏、運漕不供、北敵犯疆、使周邵更生、良平復出、不能為陛下計明矣、書奏、瞻不

納後遷東觀令領右國史時倉廩無儲世俗滋侈覈上疏曰今寇虜充斥征伐未已居無積年之儲出無應敵之畜此乃有國者所宜深憂也夫財穀所生當出於民趨時務農國之上務而都下諸官所掌別異各自下調不計民力輒與近期長吏畏罪晝夜催民委舍田事遑赴會日定送到都或蘊積不用而徒使百姓消力失時到秋收月督其限入奪其播殖之時而責其今年之稅如有逋懸則籍沒財物故家戶貧困衣

食不足宜暫息衆役壹心農桑古人稱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一女不織或受其寒是以先王治國唯農是務軍興已來已向百載農人廢南畝之務女工失機杼之業推此揆之則蔬食而長飢薄衣而履冰者固不少矣臣聞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民之所望於主者三二謂求其爲己勞也求其爲己死也三謂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賞之民已致其二事而主失其三望者則怨心生而功不建今帑藏不實民勞役

猥、主之二求已備、民之三望未報、且飢者不待備羞而後飽、寒者不俟狐貉而後溫、爲味者口之奇、文繡者身之飾也、今事多而役繁、民窮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爲綺靡之飾、不勤麻枲、並繡文黼黻、轉相倣効、耻獨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俗、內無擔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至於富賈商販之家、奢恣尤甚、天下未平、百姓不贍、宜壹生民之原、豐穀帛之業、而弃功於浮華之巧、妨日於侈靡之事、上無尊卑等級之差、

下有耗財費力之損且美貌者不待華采以崇好豔姿者不待文綺以致愛五色之飾足以麗矣若極粉黛窮盛服未必無醜婦廢華采去文繡未必無美人也若實如所論有之無益廢之無損者何愛而不暫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乏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也使管晏復生無以易此漢之文景承平繼統天下已定四方無虞猶以雕文之傷農事錦繡之害女工開國家之利杜飢寒之本況今六合分乖豺狼充路兵不離

彊、甲不解帶、而可以不廣生財之原、充府藏之積哉、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八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九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晉書上

紀

武皇帝諱炎、字安世、文帝太子也、泰始五年、廷尉上西平民麴路伐登聞鼓、言多妖妄毀謗帝、詔曰、狂狷怨誹、亦朕之愆、勿罪也、孫盛陽秋云、泰始八年、帝問右將軍皇甫陶論事、陶固執所論、與帝爭言、散騎常侍鄭徽、表求治罪、詔曰、讜言謇諤、直意盡辭、所望於左右也、人主常以阿媚爲患、豈以爭臣爲損乎、陶所執不愆此義、而徽越職奏之、

豈朕意乎。乃免徽官也。

咸寧四年。大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詔曰。異服奇技。典制所禁也。其於殿前燒裘。甲申勑內外敢有犯者。依禮治罪。

太康元年。吳主孫皓降。有司奏晉德隆茂。光被四表。吳會既平。六合為一。宜勤封東岳。以彰聖德。帝曰。此盛德之事。所未議也。群臣固請。弗聽。

于寶紀云。太康五年。侍御史郭欽上書曰。戎狄強橫。自古為患。魏初民寡。西北諸邊郡。皆為戎居。今雖伏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失土。馮

今書北前河作已北二字

州太原安定、裁居數縣、其餘及上郡、盡爲狄庭、連接畿甸、宜及平吳之威、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平陽北統河諸縣、募取死罪、從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充之、使裔不亂華、漸徙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太原雜胡、閒出於其表、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弗納、荀綽晉略記云、世祖自平吳之後、天下無事、不能復孜孜於事物、始寵用后黨、由此祖禰採擇嬪嬙、不拘拘華門、父兄以之罪釁、非王形之謂、局禁以之攢聚、實耽藏之甚、昔武王伐紂、歸傾宮之女、助紂爲虐、而世祖平皓、納吳姬五千、是同皓之弊也、

惠皇帝諱衷、字正度、武帝太子也、永平元年、遷皇太后于永寧宮、賈后諷群臣奏廢皇太后爲庶人、居于金墉城、九年、賈后誣奏皇太子有悖

書、帝幸式乾殿、召公卿百官皆入、詔賜太子死、以所誘悖書及詔文遍示諸王公、司空張華曰、此國之大禍、自漢氏以來、每廢黜正嫡、恆至喪亂、且晉有天下日淺、願陛下詳之、尚書僕射裴頠曰、臣不識太子書、不審誰爲通表、誰發此者、爲是太子手書、不宜先撿挍、而王公百官竟無言、免太子爲庶人、幽于金墉城、永康元年、前西夷挍尉司馬閻纘輿棺詣闕上書曰、伏見赦文、及牓下、前太子遹手疏、以爲驚愕、自古已來、臣

子悖逆未有如此之甚者也幸賴天慈全其首領臣伏念遹生於聖父而至此者由於長養深宮沈淪富貴受饒先帝父母驕之每見選師傅下至群吏率取膏粱擊鐘鼎食之家稀有寒門儒素如衛綰周文石奮疏廣者也洗馬舍人亦無汲黯鄭莊之比遂使不見事父事君之道臣案古典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以此明先王欲令知先賤然後乃貴自頃東宮亦微太盛所以致敗也非但東宮歷觀諸王師友文學亦取

豪族爲能得者、卒非龔遂王陽能以道訓友無
直亮三益之節、官以文學爲名實不讀書、但共
鮮衣怒馬、縱酒高會、嬉遊博奕、豈有切磋能相
長益、臣常恐公族凌遲、以此歎息、今適可以爲
戒、恐其被斥弃遂遠郊、始當悔過、無所復及、昔
戾太子無狀稱兵、拒命、而壺關三老上書猶曰
子弄父兵、罪應笞、漢武感悟、梁思子之臺、今適
無狀、言語逆悖、受罪之日不敢失道、猶爲輕於
戾太子、尚可禁持撿著目下、重選師傅、爲置文

學皆選以學行自立者及取服勤吏事名行素聞者使共與處使嚴御史監護其家絕貴戚子弟輕薄賓客如此左右前後莫非正人使共論議於前但道古今孝子慈親忠臣事君及思愆改過之比日聞善道庶幾可全昔太甲有罪放之三年思庸克復爲殷明王又魏明帝因母得罪廢爲平原侯爲置家臣庶子文學皆取正人共相匡矯事父以孝事母以謹聞於天下于今稱之李斯云慈母多敗子嚴家無格虜由陛下

湘作湖

驕逸，使至於此。庶其受罪以來，足自思改，方今天下多虞，四夷未寧，將伺國隙，儲副大事，不宜空虛，宜爲大計。少復停留，先加嚴誨，若不悛改，弃之未晚也。臣素寒門，不經東宮，情不私適也。臣嘗備近職，情同閽寺，悾悾之誠，皆爲國事，臣以死獻忠，輒具棺絮，伏須刑誅。書御不從，遣前將軍司馬，送太子幽于許昌宮，賈后使黃門孫慮賊太子于許昌。干寶紀云，史臣曰，世祖正位居體，重言愼法，仁以原下，寬而能斷，故民詠惟新，四海歡悅矣。聿修祖宗之志，猶納羊祜之策，役不二時，江湖來同，夷吳蜀

城作域

之壘域、通二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城、正朔
於八荒、餘糧委畝、外闕不閉、民相遇者如親、其
匱乏者、取資於道路、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
言、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
百代之一時矣、武皇既崩、陵土未乾、而楊駿被
誅、毋后廢黜、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宗子無
維城之助、而閼伯實沈之隙歲構、師尹無具瞻
之貴、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民不見德、唯亂是
聞、內外混淆、名實反錯、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
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門關無結草之
固、李辰石冰傾之於荊楊、劉淵王彌撓之於青
冀、二十餘年、而河洛為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
山陵無所、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
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
於亂、誰能救之、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
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
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
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

遊丁本　芥字

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耒爲兵、裂衣爲旗、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成敗異効、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將相侯王、連頸受戮、乞爲奴僕、而猶不獲、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夫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若積水于防、燎火于原、未嘗暫靜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重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利百姓、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淵澤也、然後設禮文以理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恥篤於家閭、邪僻消於胸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又況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有天下者之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頼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故延陵季子

取作耻

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晉之興也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又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為辯而賤名撿行身者以放蕩為通而狹節操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糺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仗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之塗選者為人擇官官者為身擇利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統其要機事之失十恒八九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眞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長虞直筆而不能糾其婦女莊飾織紝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功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不取淫逸之過不拘妒忌之惡有

上蕩作放

逆于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瀆亂上下、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況責之聞四教於古、修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於是大壞、如水斯積、而決其堤防、如火斯蓄、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敎崩阤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爭、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寤戎狄之有釁、覽傅元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范燮必爲之請死、賈誼必爲之痛哭、又況我惠帝以蕩蕩之德而臨之哉、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內外、其所由來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

咸皇帝諱衍、字世根、明帝太子也、咸和七年、詔

除諸養禽之屬無益者、集書令史夏侯盛表曰、伏聞明詔悉除養熊虎之費、舉朝增慶、咸稱聖主、伏惟陛下、未觀古今成敗之戒、而卓尒元覽明發自然、遣除無益、務在畜民、誠可謂性與天道、生而知之、孔子十五志學、四十不惑、陛下年在志學之後、而思洞不惑之前、三代之興、無不抑損情欲、三季之衰、無不肆其侈靡、陛下不學其興、而與興者同功、不覽其衰、已去衰者之弊、道侔上哲、德邁中古、吐絲髮之言、著如綸之美、

臣聞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人主之言則右史書之陛下此詔既當等之史籍又宜宣布天下自喪亂已來四十餘載塗炭之餘思治久矣陛下智成當年而運值百六德音之詔發自聖德願復觸類而長之廣求其比無使朝有遊食費祿之臣野有逋竄不係之民使居官者必有供時之賦則何患倉廩之不實下土之不均凡修此術易於反掌耳臣誠總猥官自朝末不足對揚盛化稱廣大猷然自覩聖美必悅至敎自忘

叢細、謹拜表以賀、

簡文皇帝諱昱、字道萬、元帝少子也、咸安二年、詔曰、夫敦本息末、抑絕華競、開忠信公坦之門、塞浮僞阿私之路、詢名撿實、致之以道、使淸濁異流、能否殊貫、官無秕政、士無謗讟、不有懲勸、則德禮焉施、且強寇未殄、勞役未息、每念民瘼力單、則中夜忘寢、若不宏政以求民瘼、簡除遊煩、以存儉約、將何以紓之耶、今自非軍國戎祀之要、其華飾煩費之用、可除者皆除之、宜省者

皆省之其鰥寡窮獨癃殘六疾不能自存皆生
民之至艱先王之所愍宜加隱䘏各賑賜之若
或孝子貞婦殊行異操之人皆以狀條列當有
以甄明其節夫肥遁窮谷之賢汨泥揚波之士
雖抗志於元霄之表潛默於幽岫之裏貪屈高
尚之道以隆協讚之美使惠風流於天下膏澤
被於萬物孰與獨足山水棲遲丘壑殉匹夫之
潔而忘兼濟之大古人不借賢於曩代朕所以
虛想於今日內外百官剖符親民各勤所司使

善無不達、惡無不聞、退食自公、平情以道、令詩人無素飡之刺、而吾獲虛心之求、豈不善哉、其各宣攝、知朕意焉、

后妃傳

武元楊皇后、宏農華陰人也、初賈充妻郭氏使言於后、求以女爲太子妃、兼有遺賂、及議太子婚、世祖欲娶衛瓘女、后苦譽賈后有淑德、又密使太子太傅荀顗進言、上乃聽之、遂成婚、

惠賈庶人名南風、平陽人也、拜太子妃、性妬虐、

嘗手殺數人或以戟擲孕妾子乃墮地惠帝即位爲皇后虐誅三楊逆弑太后矯害二公荒淫放恣與太醫程據等亂彰于內外詐有身爲產養妹夫韓壽兒遂謀廢太子以所養代立專爲姦誣害太子衆惡彰著永康元年爲趙王倫所廢賜死

傳

琅耶王伷字子將宣帝第五子受詔征吳孫皓請降進拜大將軍伷既戚屬尊重加有平吳之

按字望 舊無封汝陰王四字補之 梁作京 舊無徙封扶風王五字補之

功而克己恭儉無矜滿之色統御文武各得其用百姓悅仰咸懷惠化

扶風王駿字子臧宣帝第七子也年五六歲能書畫諷誦詩賦秉德清貞宗室之中最爲儁茂封汝陰王遷鎮西大將軍都督雍梁諸軍事入與佃農入朝徙封扶風王甍西土氓黎思慕悲哭涕泣岐路更樹碑讚述德範長老見碑者無不拜之其遺愛如此

齊王攸字大猷文帝第二子也力行敦善甚有

名譽為侍中數年授太子太傅獻箴於皇太子
每朝政大議悉心陳之且孝敬忠肅至性過人
太康三年為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薨
子冏嗣字景治與趙王倫共廢賈后倫篡遷冏
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冏因民心怨望移
檄天下破倫帝反正就拜大司馬加九錫輔政
大築第館使大匠營制與西宮等後房施鍾懸
前庭儛八佾沈于酒色不入朝見坐拜百官符
勅三臺選舉不均唯寵親暱殿中御史桓豹奏

祓猾作
所欲

事不先經冏府即考竟之於是朝廷側目海內失望冏驕亂日甚終無悛志長沙王發兵攻冏府生禽冏斬於閶闔門外諸黨屬皆夷三族

愍懷太子遹字熙祖惠帝長子也謝才人所生少而聰慧惠帝即位立爲皇太子年轉長大而不好學喜與左右嬉戲不能尊敬保傅敬狎賓友賈后素忌太子有佳譽因此密勅諸黃門閹宦媚諛於太子曰殿下誠可及壯時極意祓猾何爲恆自拘束每見喜怒之際輒歎曰殿下不

知用威刑天下邪得畏服也太子於是慢弛益彰或廢朝侍有過差之聲洗馬江統等諫太子不能用賈后詐稱上不和呼太子入朝后不見置別屋中遣婢賜酒棗逼使飲盡仍齎謗書多未成字稱詔令太子寫之累續催促醉不暇看粗得迹便足成悖辭后以呈帝帝即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使黃門令董猛以太子書及青紙詔曰遹書如此今賜死徧示諸公王而莫敢有言者唯張華裴頠證明太子議至日西不決后懼

事變乃表免太子爲庶人於是送幽于許昌宮賈后矯詔害太子趙王倫等廢后於金墉城賜死冊復太子謚爲愍懷

舊無安平王孚三字補之

安平王孚字叔達宣帝弟也魏甘露元年轉太傅高貴鄉公卒當時百官莫敢奔赴孚往枕屍於股號慟盡哀奏治主者會太后有令使以庶人禮葬孚與羣公上表乞以王禮葬之世祖受禪陳留王就金墉城孚拜辭執王手流涕歔欷不能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臨終

曰有魏貞士河內司馬孚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若一遺令素棺單椁斂以時服所給器物一不施用

高密王泰字子舒宣帝弟馗之子也封爲隴西王遷太尉爲人廉靜不近聲色身爲宰輔食大國之租服餙麤素肴饍踈儉如布衣寒士事親恭謹居喪哀戚謙虛下物爲宗室儀表

劉寔字子眞平原人也太祖引參相國軍事寔以世俗進趣廉讓道缺乃著崇讓論其辭曰古

百官下舊有具任爲百官五字削之

之聖王之治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
爭競也夫人情莫不皆欲己之賢也故勸令讓
賢以自明也賢豈假讓不賢哉故讓道興賢能
之人不求自出矣至公之舉自立矣百官之副
亦豫具矣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
審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讓於上草廬之人咸皆
化之推能讓賢之風從此生矣爲一國所讓則
一國士也天下所共推則天下士也推讓之風
行則賢與不肖灼然殊矣此道之行在上者無

所用其心因成清議隨之而已故曰蕩蕩乎堯之為君莫之能名又曰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賢人相讓於朝大才之人恒在大官小人不爭於野天下無事矣以賢才治無事至道興矣已仰其成復何與焉故可以歌南風之詩彈五弦之琴也成此功者非有他崇讓之所致耳在朝之人不務相讓久矣天下化之自魏代已來登進辟命之士及在職之吏臨見受敘雖自辭不能終莫肯讓有勝己者夫推讓之風息爭競

之心生矣孔子曰上興讓則下不爭明讓不興下必爭也推讓之道興賢能之人日見推舉爭競之心生賢能之人日見謗毀夫爭者之欲自先甚惡能者之先不能無毀也孔墨不能免世之謗己況不及孔墨者乎議者僉言世少高名之才朝廷不有大才之人可以爲大官者山澤人小官吏亦復云朝廷之士雖有大官名德皆不及往時人也余以爲此二言皆失之矣非時獨乏賢也時不貴讓一人有先衆之譽毀必隨

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雖令稷契復存亦不復能全其名矣能否渾雜優劣不分士無素定之價官職有缺主選之吏不知所用但案官次而舉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勢家之子則必為有勢者之所念也因先用之資而復遷之無已遷之無已不勝其任之病發矣所以見用不息者由讓道廢也因資用人之有失久矣故自漢魏以來時開大舉令衆官各舉所知唯才所任不限階次如此者甚數矣其所舉必有當者不問

時有擢用、不知何誰最賢故也、所舉必有不當
而罪不加、不知何誰最不肖故也、所以不可得
知、由當時之人莫肯相推賢愚之名不別、令其
如此、舉者知在上者察不能審、故敢漫舉而進
之、或舉所賢、因及所念、一頓而至人數猥多、各
言所舉者賢、加之高狀、相似如一、難得而分矣、
雖舉者不能盡忠之罪、亦由上開聽察之路濫、
令其爾也、昔齊王好聽竽聲、必令三百人合吹
而後聽之、廩以數人之俸、南郭先生不知吹竽

者也以三百人合吹可以容其不知因請爲王吹竽處食數人之俸嗣王覺而改之難彰先王之過乃下令曰吾之好聞竽聲有甚於先王欲一一列而聽之先生於此逃矣推賢之風不立濫舉之法不改則南郭先生之徒盈於朝矣才高守道之士日退馳走有勢之門日多矣雖國有典刑弗能禁矣讓道不興之弊非徒賢人在下位不得時進也國之良臣荷重任者亦將以漸受罪退矣何以知其然也孔子以爲顏氏之

子不貳過耳明非聖人皆有過矣罰賞之地欲之者多惡賢能者塞其路其過而毀之者亦多矣夫謗毀之生非徒空設必因人之微過而甚之者也毀謗之言數聞在上者雖欲弗納不能不枚所聞因事之來而微察之也無以其驗至矣得其驗安得不治其罪若知而縱之主之威日衰令之不行自此始矣知而皆治之受罪退者稍多大臣有不自固之心矣夫賢才不進貴臣日疎此有國者之深憂也竊以爲改此俗甚

易矣何以知之夫一時在官之人雖雜有凡猥之才其中賢明者亦多矣豈可謂皆不知讓賢爲貴耶直以其時皆不讓習以成俗故遂不爲耳人臣初除皆通表上聞名之謝章所由來尚矣原謝章之本意欲進賢能以謝國恩也昔舜以禹爲司空禹拜稽首讓于稷契及咎繇唐虞之時衆官初除莫不皆讓也謝章之義蓋取於此也書記之者欲以示永世之則季世所用不賢不能讓賢虛謝見用之恩而已相承不變習

俗之失也、夫敘用之官通章表者、其讓賢推能乃通、其不能有所讓徒費簡紙者皆絕不通、人臣初除、各思推賢能而讓之矣、讓之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擇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公缺、三公已豫選之矣、且主選之吏、不必任公而選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選一公爲詳也、四征缺、擇四征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征缺、四征已豫選之矣、必詳於停缺、而令主者選四征也、尚書缺、擇尚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

此爲令八尚書共選一尚書詳於臨缺而令主者選八尚書也郡守缺擇衆郡所讓最多者而用之詳於任主者令選百郡守也夫以衆官百郡之讓與主者共相比不可同歲而論也賢愚皆讓百姓耳目盡爲國耳目夫人情爭則欲毀己所不如讓則競推於勝己故世爭則毀譽交錯優劣不分難得而讓也時讓則賢智顯出能否之美歷歷相次不可得而亂也當此時也能退身修己者讓之者多矣雖欲守貧賤不可得

也、馳騖進趣、而欲人見讓、猶卻行而求前也、夫如是、愚智咸知進身求通、非修之於己、則無由矣、遊外求者、於此相隨而歸矣、浮聲虛論、不禁而自息矣、人人無所用其心、任衆人之議、而天下自治矣、元康中、遷司空、

閻纘字續伯、巴西人也、楊駿爲太傅、以纘補舍人、出爲安復令、駿既破誅、莫敢收者、纘聞之、弃官免歸、獨以家財人力修墓、終成葬事、遷殿中將軍、以疾不拜、愍懷太子之廢、纘輿棺詣闕上

書理太子之冤朝廷立大孫纘復上疏陳今相
國雖已保傅東宮至於旦夕訓誨輔導出入動
靜劬勞宜選寒苦之士忠貞淸正老而不衰以
爲師傅其侍臣以下文武將吏且勿復取盛戚
豪門子弟魏文帝之在東宮徐幹劉楨爲友文
學相接之道並如氣類吳太子登顧譚爲友諸
葛恪爲賓臥同牀帳行則參乘交如布衣此則
近代之明比也天子之子不患不富貴不患人
不敬畏患於驕盈不聞其過不知稼穡之艱難

耳、至於甚者、乃不知名六畜、可不勉哉、今不忍小相維持、令至闕失、頗相罪責、不亦誤哉、大孫幼冲、選置兵衛、宜得柱石之士、如周昌者、朝廷善其忠烈、擢爲漢中太守、

段灼字休然、敦煌人也、爲鄧艾鎮西司馬、徵拜議郎、世祖即位、灼上疏追理艾曰、故征西將軍鄧艾誅、以性剛急、矜功伐善、而不能協同朋類、輕犯雅俗、失君子之心、故莫肯理之者、臣敢昧死、言艾不反之狀、艾本屯田掌犢人、宣皇帝拔

之於農吏之中顯之於宰府之職先帝委艾以廟勝成圖指授長策艾受命忘身前無堅敵軍不踰時而巴蜀蕩定艾功名已成亦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復何所求哉艾以劉禪初降遠郡未附矯令承制權安社稷雖違常科有合古義原心定罪事可詳論鍾會有吞天下之心恐艾威名知必不同因其疑似構成其事夫反非小事若懷惡心即當謀及豪桀然後乃能興動大衆不聞艾有腹心一人臨死口無惡

言、而獨受腹背之誅、豈不哀哉、故見之者垂涕、聞之者歎息、此賈誼所以忼慨於漢文、天下之事可為痛哭者、良有以也、昔秦民憐白起之無罪、吳人傷子胥之冤酷、皆為之立祠、天下之人、為艾悼心痛恨、亦由是也、謂可聽艾門生故吏、收艾屍柩、歸葬舊墓、以平蜀之功、繼封其後、使艾闔棺定謚、死無所恨、赦冤魂於黃泉、收信義於後世、則天下殉名之士、立功之臣、必投湯火、樂為陛下死矣、世祖得表省覽、甚嘉其意、

虞悝長沙人也弟望字子都並有士操閨門有孝悌之稱鄉黨有廉信之譽譙王承臨州王敦作逆遣使招承承不應與甘卓相結起義赴都承於是命悝爲長史望爲司馬敦遣魏乂等攻戰轉急望臨陣授首悝爲魏乂所害臨刑鄉人送以百數與相酬酢意氣周洽有如平日子弟號泣悝謂曰人生有死闔門爲忠義鬼亦何恨哉及敦被誅詔書追述悝望忠勳贈悝襄陽太守望滎陽太守遣謁者至墓弔祭

刑法百官二志當字作前今從爲

治道上下必有脫文

刑法志

侍中臣顧言、夫殺生賞罰、治亂所由興也、人主所謂宜生、或不可生、則人臣當陳所以宜殺、人主所謂宜賞、或不應賞、則人臣當陳所以宜罰、然後治道耳、古之聖賢、欲上盡理務、下收損益、莫不深閉愼密、以延良謨、兆庶內外、咸知主如此、然後乃展布腹心、竭其忠誠耳、

廷尉劉頌表曰、臣昔上行肉刑、從來積年、遂寑不論、臣竊以爲議者拘孝文之小仁、而輕違聖

王之典刑、未詳之甚、莫過於此、今死刑重、故非命者衆、生刑輕、故罪不禁姦、所以然者、肉刑不用之所致也、今爲徒者、類性元惡不軌之族也、去家懸遠、無衣食之資、飢寒切身、志不聊生、廉士介節者、則皆爲盜賊、豈況本性姦凶無賴之徒乎、是以徒亡日屬、賊盜日繁、得輒加刑、日益一歲、此爲終身之徒也、自顧反善無期、而災困逼身、其志亡思盜、勢不得息、事使之然也、古者用刑以止刑、今反於此、以刑生刑、以徒生徒、者

無心字

重犯亡者、髮過三寸、輒重髡之、此以刑生刑、加作一歲、此以徒生徒也、徒亡者積多、繫獄猥蓄、議者曰、囚不可不赦、復從而赦之、此爲刑不勝罪、法不勝姦、民知法之不勝、相聚而謀爲不軌、月異而歲不同、故自頃年以來、姦惡凌暴、所在充斥、漸以滋漫、議者不深思此、故曰、肉刑於名忤聽、忤聽孰與盜賊不禁、聖王之制肉刑、遠有深理、其事可得而言、非徒心懲其畏剝割之痛而不爲也、去其爲惡之具、使夫姦民無用復肆

其志止姦絕本理之盡也亡者刖其足無所用復亡盜者截其手無所用復盜淫者割其勢理亦如之除惡塞源莫善於此今宜取死刑之限重生刑之限輕及三犯逃亡淫盜悉以肉刑代之其應四五歲刑者皆髡笞使各有差悉不復居作然後刑不復生刑徒不復生徒而殘體爲戮終身作誡民見其痛畏而不犯必數倍於今豈與全其爲姦之手足而蹴居必死之窮地同哉而猶曰肉刑不可用竊以爲不識務之甚也

衛展字道野、河東人也、遷大理、上書曰、今施行詔書、有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母問子所在、近主者所稱庚寅詔書、舉家逃亡、家長斬、若長是逃亡之主斬之、斬之雖重猶可也、設子孫犯事、將考父祖逃亡、逃亡是子孫、而父祖嬰其酷、傷順破教、如此者衆、相隱之道離、則君臣之義廢、君臣之義廢、則犯上之姦生矣、秦網密文峻、漢興、掃除煩苛、風移俗易、幾於刑厝、大人革命、不得不蕩其穢匿、通其圮滯、今詔書宜除者多有

便於當今、著爲正條、則法差簡易、元帝令曰、自元康已來、事故荐臻、法禁滋漫、大理所上、宜朝堂會議、蠲除詔書不可用者、此孤所虛心者也、轉廷尉、又上言、古者肉刑、事經前聖、愚謂宜復古施行、中宗詔曰、可內外通共議之、於是驃騎將軍王導等議、以肉刑之典、由來尚矣、肇自古先、以及三代、聖哲明王、所未曾改、班固深論其事、以爲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輕重失當、故刑政不中也、且原先王之造刑名也、非以過怒

也非以殘民也所以救姦所以當罪也今盜者竊人之財淫者好人之色亡者避叛之役皆無殺害也刖之以刑刑之則止而加之斬戮戮過其罪死不可生縱虐於此歲以巨計此乃仁人君子所不忍聞而況行之於政乎若乃惑其名而不練其實惡其生而趣其死此畏水投舟避坎陷井愚夫之不若何取於政哉

百官志

中書郎李重以爲等級繁多在職不得久又外

藝文類聚
蹤遠作
追
藝文類

選輕而內官重以使風俗大弊宜釐改重外選簡階級使官人議曰古之聖王建官垂制所以體國經治而功在簡易自帝王而下世有增損舜命九官周分六職秦采古制漢仍秦舊倚丞相任九卿雖置五曹尚書令僕射之職始於掌封奏以宣外內事任尚輕而郡守牧民之官重故漢宣稱所與為治唯良二千石其有殊政者或賜爵進秩諒為治大體所以遠蹤三代也及至東京尚書雖漸優顯然令僕出為郡守便入

聚郡守下有分離音異香胡屬是也刪守十一字無便字

為三公、虞延第五倫桓虞鮑昱是也、近自魏朝名守、杜畿滿寵田豫胡質等、居郡十餘二十年、或秩中二千石假節、猶不去郡、此亦古人苟善其事、雖沒世不徙官之義也、漢魏以來、內官之貴、於今最隆、而百官等級遂多、遷補轉徙如流、能不以著、黜陟不得彰、此為治之大弊也、夫階級繁多而望官久、官不久而望治功成、不可得也、虞書云、三考黜陟幽明、周官、三年大計羣吏之治、而行其誅賞、漢法官人、或不直秩、魏初用

晉疑事

頠疑須

輕資、亦先試守、不稱、繼以左遷、然則雋才登進、無能降退、此則所謂有知必試、而使人以器者也、臣以爲今宜大弁羣官等級、使同班者不得復稍遷、又簡法外議罪之制、明試守左遷之例、則官人理書、士必量能而受爵矣、居職者自久、則政績可考、人心自定、務求諸己矣、裴頠以萬機庶政、宜委宰輔、詔命不應數改、乃上疏曰、臣聞古之聖哲、深原治道、以爲經理羣務、非一才之任、照練萬機、非一智所達、故設官建職、制其

分局、分局既制、則軌體有斷、事務不積、則其任易處、選賢舉善、以守其位、委任責成、立相干之禁、侵官爲曹、離局陷姦、猶懼此法未足制情、以義明防、曰君子思不出位、夫然故人知厥務、各守其所、下無越分之臣、然後治道可隆、頌聲能舉、故稱堯舜勞於求賢、逸於使能、分業既辨、居任得人、無爲而治、豈不宜哉、及其失也、官非其才、人不守分、越位干曹、競達所懷、衆言紛錯、恠職者不得自治其事、非任者橫干他分、主聽眩、

莫知所信、遂親細事、躬自聽斷、所綜遂密、所告彌衆、功無所歸、非無所責、羣下弃職、得辭宜罰、以此望治、固其難也、昔杜蕢既數師曠、退而自酌、以罰于職之非、記稱其善、陳平不知簿書之目、漢史美其守職、政不可多門、多門則民擾、於今之宜、選士既得其人、但當委責、若有不稱、便加顯戮、誰敢不盡心竭力、不當便有干職之臣、適不守局、則所豫必廣、所豫適廣、則人心赴之、人心通赴、則得作威福、臣作威福、朝之蠹也、惟

舁作舉

幄張子房之謀者、不宜使多、外委羣司、舁力所職、尊崇宰輔、動靜咨度、保任其負、如此、詔書必不復數改、聽聞風言、頗以詔命數移易、爲不安靜、臣不勝狂瞽、敢陳愚懷、乞陛下少垂省察、

何曾字頴考、陳國人也、爲司隷校尉、言於大祖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坐、宜擯四裔、無令汙染華夏、大祖曰、此子羸病若此、君不能爲吾忍耶、曾重引據、辭理甚切、朝廷憚焉、泰始九年、爲司徒、以疲疾求退、

孫綏位至侍中、潘滔譖之於太傅越、遂被殺、初曾告老、時被召見、侍坐終日、世祖不論經國大事、但說平生常語、曾出每曰、將恐身不免亂、能及嗣乎、告其二子曰、汝等猶可得沒、指諸孫曰、此輩必遇亂死也、及綏死、兄嵩曰、我祖其神乎、

羊祜字叔子、泰山人也、都督荊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上疏平吳、世祖深納之、吳軍人前後至者、不可勝數、祜將入朝而有疾、至洛陽遂薨、南州市會聞喪、舉市悲號而罷、於是傳哭接音、邑

惡皆作忌讀

里相違、百姓乃樹碑峴峯、立廟祭祀、行人望碑、皆涕泗垂泣、杜預代鎮、名為墮淚碑、吳滅、詔曰、祜建平吳之規、其封祜夫人夏侯氏為萬歲鄉君、邑五千戶、絹萬匹、吳平慶會、羣臣上壽、世祖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豈朕所能為也、

秦秀字元良、新興人也、少以學行忠直知名、遷補博士、羣率伐吳、詔以賈充為大都督、秀性惡憎佞、疾之如讎、輕鄙賈充、聞其為大統、心所不平、遂欲哭師、及充卒、議謚、秀請謚為荒公、初何

若人無正刑也四字衍之

曾卒、秀議曰、曾事親有色養之名、在官奏科尹之模、此二者實得臣子事上之槩、然資性驕奢、不循軌則、朝野之論、不可具言、儉德之恭也、侈惡之大也、曾受寵二代、顯赫累世、荷保傅之貴、秉司徒之均、而乃驕奢之名、被於九域、有生之民、咸怪其行、穢皇代之美、弃羔羊之節、示後生之慠、莫大於此、若生極其情、死又無貶、是則無正刑也、王公貴人、復何畏哉、謹案諡法、名與實爽曰繆、怙亂肆行曰醜、曾宜爲繆醜公、古人闔棺

之日、然後誅行、不以前善没後惡也、秀性悻直、
與物多忤、爲博士前後垂二十年、卒於官、
李憙字季和、上黨人也、累辟三府不就、宣帝復
辟爲太傅屬、固辭、世宗輔政、命憙爲大將軍從
事中郎、憙到引見、謂憙曰、昔先公辟君而不應、
今孤命君而至何也、對曰、先君以禮見待、憙得
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憙畏法而至、帝甚敬
重焉、遷太常司隷校尉、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九